



父親

□古建祥

“你這一段時間過得哪個樣子嘛，我就是專門上來看哈你噻。還沒吃飯嗎？你說嘛，你住在哪裏。我過去找你，看一眼就走！”

“財富中心在哪裏？他們說那一片都是財富中心，你住在哪一棟樓？我過去找你……”

“哎呀，你哪個恁個浪個咯！我們見個面，一起吃個飯嘛。天大的事情，吃了飯再說要得不？幺兒，我都上來了噻的嘛。”

……

那一天是周三、情人节。白天还阳光明媚、风和日丽的重庆，夜里变得阴沉沉、冷飕飕的，似乎在考验那些打算去江边、山顶过节的男男女女。因为赶一个材料，我加班到夜里10点，才急匆匆地去赶公交车。

走到轨道交通六号线光电园站，听到一个人在打电话，担心、焦急、失落又饱含着怜爱、鼓励、急迫的疲惫老父亲的声音。声音里，还夹杂着哀求和叹息，甚至啜泣。

听口音，这位求儿子“召见”的父亲应该是忠县人。

不知道这位父亲是以什么方式获悉儿子近况的。但是，可以想象，他知道儿子最近过得不怎么好，而且和他交流不畅通，甚至有较深的隔阂、有不小的抵触情绪。

他儿子的近况，估计是“糟糕”到让他难以继续“放任”的地步。他不得不从200公里外的忠县赶到重庆主城区来。

看样子，他不是开车来，而是坐车来的。在这寒冷、空旷、昏暗的车站，焦虑地打着电话，期盼着儿子答应“见一面，吃个饭”。

他佝偻着身子，坐在公交车站那个不锈钢管弯制而成的凳子上，左手肘撑在左腿上，端着黑色的手机，斜对着抵近左侧耳朵。

他一直保持着这个姿势，有一句没一句、长一句短一句地说着。看上去，他瘦小的身子就成了一个Z字，小腿和大腿、下身和上身，都成了40度的夹角。

我被他的说话声和坐姿吸附在那里，直到一股冷风掠过，公交车来了，我才挪动脚步。

我很想在那里多站一会，看看他的儿子能不能见他、何时见他。

不知道为什么，我没有坚持站在那里。或者，是缺乏勇气吧。如果，再等十分钟、半小时、一小时，他的儿子依然不答应见他，我不知道，我该如何自处，又如何面对他。

其间，他转身问我财富中心究竟在哪里。看得出来，他和我年龄不相上下，50岁出头。他的一身穿着是崭新的，崭新得和他瘦削干枯、朴实黑黄的面容有些不相称。可以想象，为这一身穿着，他，甚至他的老伴，是耗费了心思的。

他至少要让儿子从见他的第一眼起，就看见一个干净、精神甚至刚强、充满力量的父亲。“我很好，我不用你担心，我就是想见你一面，听你说话，看你吃饭、帮你解决所有的问题，驱逐所有的不快乐、不顺遂。”

我很想拍一张他的背影，可是我却始终没有勇气拿起手机、对准镜头、按下快门。我觉得Z字形的他，就坐在我心脏出血的那个口子上，一旦按下快门，就掐断了那出血的管子，我会因为缺血而休克。

我上了车，透过车窗，看见他起身望了望财富中心那个方向，右手挥了挥，似乎在指什么，又似乎在擦拭什么。

公交车启动、出站，再也看不见他。我的眼睛却已模糊，似乎有什么从眼角流淌下来。与其说我要赶时间而离开，不如说我再也不敢面对那位等待儿子的父亲，而不得不逃也似的离开。

我不认识他，却深切地受到震动。是因为他和我同龄？因为我也有一个差不多大的儿子？还是因为我也是父亲的儿子？

也许，他的儿子这段时间连续不断地加班，身心疲惫，很久没有和他联系了，电话都不接。也许，他的儿子最近工作不开心，又或者失恋了，和朋友、领导相处不够愉快，不想接父亲的电话。或者，失业了？又也许，父子俩之前有过冲突、很严重的冲突，儿子愤而离家出走？

能够肯定的是，两人最近交流不多、处得不愉快。做父亲的，实在放心不下，不得不撒下老脸，突兀地出现在儿子附近——至少，他认为儿子就在附近——再三地乞求儿子见自己一面。

坐在车上，我想了很多。

我是否曾经对父亲做过什么，让他如此担忧、揪心，欲见而不得？我是否曾经对儿子做过什么，让他如此担忧、揪心，欲见而不能？

无论我们已经贵为万人之上、富可敌国，还是挫折连绵、一事无成，又或者与父亲矛盾深重、隔阂厚重，都要坚守一个底线——不让那个饱经风霜、满面皱纹、腰身佝偻的男人，那个我们一直也将永远称其为父亲的人，弯折成一个Z字，徘徊在寒冷深夜的公交站台，苦苦哀求，欲见而不得。

(作者单位：重庆华龙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此秋记

□廖黑叔叔

燃得正旺
整座城市在红汤里翻滚

九宫格里的众生啊——
哪个是标榜能容的肚
哪个是为情寸断的肠
哪个是不进盐的四季豆
哪个是专裹油的包包白
……

那——又是谁？
操着一双巨箸，念着一二三
把我从锅里提起来，又按进去
(作者系重庆市新闻媒体作家协会副主席)

城里的秋天(外一首)

□田金梅

这偌大的城市里
街口太多，桥梁交错
鸟儿打开导航
找秋天

去公园吧
一路匆忙的风
吹着一树一树桂花的细香
驻足，流连

荆棘在一旁
开始零落
惊起一丝苍凉
你还是那一片叶
悬挂在枝头
只是不是从前的样子

秋荷

出伏
此刻，风也沉默
覆盖在荷塘上空

莲蓬低着青青的头
也有直立的
荷叶微卷，已是焦黄

有鸟儿飞来
选了一枝莲蓬
四下顾盼

这极致的景象
被织进这苍荷的网格
不要有风，不要生动
只要这静

我不想移步
怕一抬头
就看见倾泻的月色
(作者系重庆新诗学会会员)

晚洋芋

□徐作仁

将白露的露水团圆一点
将身子拱出地皮
江山和日子，就凸起肚子

把肩上锄头放下，用锄把
暂拄两声喘息，父亲
紧了紧稍稍隆起的肚子

一锄下去，扯出几坨白皮的
一锄下去，扯出几坨红皮的
都有忍不住的窃喜

其中一坨斤把重的
似乎正在回味六月的一把友
和一瓢抗旱止渴的好水

抹抹一把年纪的自满自足
九月不语，父亲像洋芋
自有一种光辉
(作者系重庆作协会员)

起初，我只是想要一本参考书

□蒋萍

记得初中那会，我第一次接触文言文，觉得晦涩难懂，却又新奇有趣，每次理解文言文背后的含义总会让我觉得像侦破案件一般爽快。

班里许多同学都会在开学的时候买一本语文参考书，大概二十块钱，里面写满了书里没有的知识。当时家里只有爸爸一个人有工资，不过两三百块，妈妈靠给别人做衣服凑点零花钱，然而每学期学杂费就要五六百。我不敢开口向爸爸妈妈要钱买课外书，又因为小孩子的自尊心不好意思让人知道我没有参考书，毕竟在那个年代，总觉得别人有而自己似乎是一件很丢人的事。

于是妈妈只好到处给我借书。

有个恰好大我一岁的干姐姐对我还算热情。每逢放寒暑假，我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先向她预约借书，生怕被别人抢先一步。因为姐姐也要复习所以我看不了多久又得还回去。我便将姐姐书上的笔记快速记录在自己的笔记本上，标注好课时页码，待下一学期开学时又再次誊抄在自己的书上。如此反复，我每次誊抄的时候也并不完全照搬，有了自己的想法就批注在一旁。除此之外，每个寒暑假我都会提前将课文背熟，我总觉得自己很笨，跟不上别人的进度，只有这样，我才敢在同学面前昂首挺胸，就像一株路边不起眼的雏菊也希望能有资格被当作插花。

就这样傻傻努力，我的语文成绩还算一直名列前茅，上课老师提的问题我也基本能回答，只是当别人桌上都摆着一本参考书时，我的桌角用各种教科书遮住了笔记本。

虽然提前做好了笔记，但是有些生字和文言文翻译我还是很头疼，因为姐姐的书上也记录得并不详细，若想多了解一些字词和背景，也许只能借助参考书。

那时上晚自习前我们都要出校门吃晚饭，一碗二两的小面也就两块左右，我时常趁着晚自习前的一个小时先跑去书店如饥似渴地看完自己想要买的书，再恋恋不舍地放下，决定饿两顿省下钱买心仪的课外书。偶尔晚上饿得受不了，就在晚自习后回家下面吃，妈妈见我总是狼吞虎咽，便猜到我晚饭一定没吃饱，于是给我加了一块钱。我心里暗暗窃喜，可是每当买到书后，看完又有一种怅然若失之感，也许“书非借不能读”就是这样的感受吧。

我的第一本参考书就是这样“省”下来的。

不知是哪天早上，我提前去教室，空无一人的教室促使我赶紧翻开自己的笔记本，我就像个贼，小心地打量着四周，生怕有人进教室，在即将写完笔记时，不知何时我的后座探出头问：“你的参考书很不一样啊！”冷不丁被吓一跳的我听不出那是嘲讽还是追捧，当时只觉得像一根鱼刺，卡在喉咙，我支支吾吾，

匆忙收拾好书本，没有回话，我猜那时的我脸一定涨得通红。

最难受的是第一节课，语文老师拿着考试卷子，宣布我得了第一名，原本欢喜的心被后座一句话浇灭：“她连参考书都没有，还能得第一，真是‘天才’！”霎时心里的刺扎得更深。

我默默揣着这几周省下的二十多块钱，走进新华书店，手里紧紧抱着参考书回到教室时，我仿佛一株向日葵，充满了阳光。就连走进教室的步伐，也是堂堂正正，心里惊喜却掺杂着害怕。

如果一开始我就有参考书，我一定会想着反正有参考书，听课的时候就不会那么认真；如果一开始我就有参考书，我一定是拿着参考书翻到答案直接抄，学习的时候就不会钻研课文，也不会一遍又一遍抄写，更不会有优异的成绩。

我知道人生茫茫，每个人所求所愿不同，起初，我只是想要一本参考书，竟为了这么一个愿望去忍受，去尝试，曲曲折折，途中的思考却让我拥有更多收获。

我知道，那根鱼刺再也不会卡住我。

后来学校征订杂志，我在琳琅满目的列表里兜兜转转，没有参考书，最终选了作文书。学校的图书馆平时是不让进出的，只有当老师带领我们我们才能去看一节课，可惜每次只是进去转悠一圈，填写好借书记录便得离开，从那时起，我的梦想便是开一家书店，能够坐在店里，沐浴斜阳，品一杯茶，捧一本书，看着志同道合的朋友也坐在店里，没有计较和揣摩，静静的角落只有翻书的沙沙声，那该是多么惬意的日子啊！

(作者系重庆市丰都县作家协会副秘书长)

